

剃匠铁匠瓦匠货郎 古镇丰盛烟火人生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凡君



无风的日子，走进巴南丰盛古镇的时光隧道，那一块块坚硬的青石板，记载了丰盛场风雨沧桑的过往，也记载了何剃头、熊铁匠、李盖瓦、杨货郎等平民百姓匠人多姿多彩的生活……

1 何剃头

何剃头名叫何毓国，他的剃头铺子位于镇上寿字街。

铺面不大，有三四平方米。进门正前方，靠右放一根方凳，上置一个洗脸盆，那是顾客洗头用的。对面墙上，是一长条镜子。顾客剃头时，既可看自己，也可从镜子里窥见个中百姓的大千世界。墙上，贴有一张帅哥靓仔头像的招贴画，那是顾客在剃头时神思飞跃、想入非非的源泉。有人往椅子上一坐，指着招贴画中一个模样像刘德华的发型洗刷何剃头：“给我剃个刘德华！”何剃头笑笑，回道：“你娃长了刘德华的脑壳吗？”

早前，丰盛场剃头业兴盛，本场及周边乡镇许多男人和小孩，甚至女人的脑壳，分别由国营理发店和个体剃头匠包揽。其实，国营店只有一家，位于万天宫正大门，每到赶场天，顾客打拥堂。这儿剃头也便宜，剃一个“撮箕头”“锅盖头”5分钱。刮个“白沙”6分钱，又刮又洗7分钱。

个体剃头匠属“跑滩匠”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行头简单，或提一个藤包，或肩挂一挎包，内装一条围腰、一把推子、一面小圆镜、一把刮胡刀，外加一磨刀石。“跑滩匠”大多是附近农民，闲时种庄稼，赶场时当剃头匠，像游击队员似的分别在四个场口待活。凳子也是从街边熟人家借的。待顾客一坐，围腰一搭，问：“啥头？”答：“锅盖。”于是，三下五除二就搞定。没有水，不洗头，“跑滩匠”边用手在脑壳上胡乱抹一把，边说“回家洗得干净些”。

“跑滩匠”大多是自学成才，手艺“歪”。二娃子要剃学生头，哪知“跑滩匠”一不小心剃高了，成了“锅盖”，二娃子心头鬼冒火。陈高人去刮“白沙”，先打好招呼喊慢点刮。“跑滩匠”小心翼翼，但还是把脑壳刮得鲜血长流。气得陈高人骂“你真刮毒啊！”

改革开放后，国营理发店解散，何剃头单干。何剃头的名气大，源于他有一把上百年的剃头椅子。祖传下来的，柏木质地，扎实。初看普通，细看才知这椅子不简单。椅子两边扶手顶端包有铜皮，四周用铁钉卯上，天长日久，铜皮磨得锃亮。有人问何剃头：“不要这块铜皮行不？”何剃头说：“不行！若不要，这把椅子的档次就差了！”顾客要刮胡子，何



剃头将椅子往后一拉，再将脚下踏板拉出，顾客脚搭在踏板上，跷着二郎腿，优哉游哉，惬意极了。椅子还可以旋转，有的细娃调皮，坐上椅子后非得转两圈，才肯剃头。扶手下端左右两边有块板子，上雕兰花图案，风韵高雅。椅子的背板、坐板，均用上等竹片镶嵌而成，年辰久远，油光可鉴。很多人进铺子来，不为剃头，只想在这把椅子上坐一坐，沾点灵气。

何剃头最擅长剃“白沙”。以前，师爷剃“白沙”时，第一刀会从头顶心下刀，一直拉到额头，名曰“开天门”。现在，剃“白沙”不讲究了，先洗头，后抹肥皂，接着就开始刮。一刀刀反复刮，直刮得满头冒青光。

时代变迁，头上的世界也是乱云飞渡。当时，进铺子只要求修一修，脚子剪得短。何剃头很高兴，因为年轻人头发长得快，赶几场，又得来铺子照顾生意。后来，学生娃儿流行“一匹瓦”，头发像瓦片一样盖在头顶，自我感觉风景这边独好。再后来，青年人流行“飞机头”，抹油花钱，就用水打湿，一把小梳子放在上衣口袋，想起了就梳一梳。再后来，有了发胶、定型水等，于是发型样式千变万化，随心所欲。再后来，许多年轻人开始刮“白沙”，因为“白沙”成了明星头，时髦，很酷。

如今，剃头叫美发，剃头铺子也改成美发厅，但丰盛场永远不变的是何剃头的那间老理发店。

2 熊铁匠

熊铁匠的铺子位于十字街106号，现在的传承人是熊勇平，传至他手里已历四代。

之前的丰盛场铁匠没有铺子，挑着担子，一头是火炉，一头是风箱。一个徒弟娃扛铁墩，一个徒弟扛二锤，屁颠屁颠地跟在师傅后面走。那时，场镇四门的场口，是打铁匠聚集的地方。挑子一放，风箱一扯起，叮叮当当就开干。1949年前的丰盛镇，半边街有十多家铁匠铺。

20世纪60年代，丰盛场的打铁生意兴隆。在文庙一带，每到赶场天，都有十几盘炉子在那里“整”个不停。一盘炉子一般三人，一人扯风箱，一人握铁钳，一人抡二锤，间或轮番上阵。赶场人走进场口，忍不住要停留，见那红红的铁料像一团软绵般任其“蹂躏”，瞬间就变成了砍刀，好不稀奇。

常言道世上有三苦，撑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熊铁匠是家族式经营，没请帮手，就他和老婆两个支撑起铁匠铺。每逢赶场，两口子就要起一个大早，先把铺子打扫干净，然后将大堆铁器成品按类别码好，等待客人上门。一般情况下，客人将需要加工的铁器拿来，交代几句就可放心去赶场。卖完东西，回家时，再去铁匠铺取件，这样不耽误时间。当然，也有扯皮的时候。一次，太平乡的葛大爷将自己的砍刀翻了新，可怎么看也不像是自己用了几十年的砍刀。熊铁匠再三解释，葛大爷也听不进，说：“新的不要，还旧的来！”弄得熊铁匠两口子哭笑不得。

熊铁匠手艺好，方圆几十里都有名，夸两口子打的菜刀快，宰猪草芥齐崭的；打的砍刀锋利，树丫枝剃得干净；打的犁下口深，犁板田很轻松……

铁匠铺



丰盛古镇

岁月

流逝，如今

丰盛场只剩下熊铁匠和吕王宫的田铁匠还在坚守阵地。慢慢岁月中，偶尔还能听到清脆如歌的“叮叮当当”锻打声，还能听到空气锤如牯牛般喘息的悲鸣声。而在熊铁匠两口子心中，铁匠铺永远回响的是一段历史与现实交响的乐音……

3 李盖瓦

李盖瓦名叫李大明，丰盛乡人。李盖瓦师从父亲李仲清，经营盖瓦营生已有三十多年，丰盛场大大小小的房顶他都爬过，瓦都翻过。

盖瓦也叫翻瓦、捡瓦，起初只是泥水匠范畴的一个小工序，之所以发展成一个职业，是因丰盛场需求量较大使然。

丰盛自宋朝始建场镇，古镇老街平房很多，一般使用小青瓦，年代久了，尘土、枯枝树叶堵塞瓦沟，雨水倒灌瓦缝，或瓦片碎裂了，就必须请盖瓦匠来翻瓦。

夏天是盖瓦匠最忙的季节。一场大雨过后，不少房屋漏雨，纷纷请李盖瓦出山。盖瓦匠行头简单，一把灰刀、一个灰桶即可，梯子和石灰由主人家准备。主人家说哪儿漏雨，李盖瓦就明白该如何翻瓦。房高，需主人家打下手，扶扶梯子，递递灰桶，接接碎瓦片，等等。

盖瓦有“见子打子”型，头疼医头，就是哪里漏雨就翻哪里，这样省事、省钱。也有全翻的，就是将所有瓦片重新翻一道。这工作量大，花钱多，但效果好。

盖瓦匠胆子大，不能有恐高症。有的房屋年久失修，站在上面颤悠悠的，很吓人，但瓦匠不能发虚。翻瓦、补漏是苦活、脏活、累活，盖瓦匠也不能叫苦。上了房，不轻易下来，连烟也不敢抽。李盖瓦说，在房上抽烟不吉利。有时遇到偏东雨，赶紧与天老爷比速度，瓦盖上了，但盖瓦匠却成了落汤鸡。

丰盛场的瓦房子大多有几百年历史，几乎所有的瓦都翻过几茬。哪家的瓦片碎了，需换新的；哪家的瓦片少了，需加瓦；哪家的房梁需加固，李盖瓦心中都有数。

换瓦开工一般会选早晨。盖瓦匠上房，两人在房顶翻瓦，一人站在房檐边接，下面的就把瓦摆放整齐，另一人根据更换情况，去砖瓦窑买瓦。待一座房顶瓦梁全部露出来，用扫帚清除掉杂物，重新开始重新盖瓦。盖好后，还要把瓦楞、屋檐重做。稍微讲究些的人家，还要求盖瓦匠在瓦脊两头刻上莲花、龙头。收工时天色不早，主人家一顿饱酒招待，李盖瓦在酒力的燃烧下，沐浴月光，拖着疲倦的身子，逶迤地走在古镇千年石板路上……

如今的新房一般不用瓦片，砖瓦窑的瓦片生意也清淡了许多。但李盖瓦不以为意，他说：“如果丰盛场的瓦房全都换成了高楼大厦，那时我也老了。”言下之意，而今目下丰盛场的瓦房，还可以养活他。

4 杨货郎

杨货郎人到中年，中等个儿，壮实。

本名大家记不得了，只知道他是丰盛场供销社的，与供销社的冉货郎、莫货郎、冯货郎等，响应政府“送货下乡，服务到家”的号召，担当起了丰盛场周边村社商品交易的重任。

杨货郎出行一般是在闲天。赶场天的傍晚，杨货郎就把货备好。行头很简单，一根楠竹扁担，一对可以加盖的皮篓。根据需要，将装干酒的缸子卸下，换成装煤油的桶子，或用口袋装盐巴，他知道啥时盐巴好卖。丰盛场周边的村民有个习惯，上半年蔬菜出来了，做咸菜需要盐巴；下半年，杀了年猪，腌肉需要盐巴。另一头皮篓里装满针线、纽扣、红头绳、发夹、雪花膏等，这是女人家最抢手的。小白兔糖、棒棒糖等则是娃儿们最喜欢的。还有娃儿们喜爱的泥塑公鸡、拨浪鼓、刀枪剑戟等玩具。

杨货郎一般会先去人烟密集的大队部或庙子。庙子其实是一座学校，里面有大队小学、医疗站、大队部等。用现在的话讲，它是大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杨货郎将百货拿出来，放在乒乓球桌上，逗得女人家眼红，惹得细娃娃崽儿手痒。杨货郎也喜欢去坡上。那时是集体劳动，杨货郎一到，找块平坦地方放下货担，做活路的村民们便一拥而上，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。周么妹看上了一个发夹，翻来覆去，爱不释手，但身上没钱。旁边高大娘喊：“何二娃过来，快给你么妹买发夹！”周么妹是何二娃没过门的媳妇。于是大家起哄，何二娃来了，脸红，低头道：“要得，就买嘛，我来付钱！”大家就笑。发夹别上周么妹头上，像一只鲜活的蝴蝶，何二娃看得傻了眼。

杨货郎卖货可以赊账。一个娃儿指着棒棒糖叫，要吃，大人没得钱，抱起娃儿想走，娃儿不干，哭得更凶。杨货郎拿出棒棒糖递给娃儿，说“先吃，钱以后给！”然后掏出一个本本，记上；黄大汉喜欢抽烟，但媳妇不在家，包包里没得钱。杨货郎甩一包“朝阳桥”过去，黄大汉笑了，连说“记上记上，婆娘回来给钱！”赊账，讲究的是诚信，杨货郎干了十几年货郎生意，没发生一件不还钱的事。

杨货郎人缘很好，走到哪都有人招呼。有时遇到偏东雨，张老表送斗笠，马大姐递蓑衣，王大娘喊快进屋躲雨再走，陈么婶叫慢些走不要滑倒了！有时杨货郎内急，要如厕，担子一放，直接往猪圈走，几个娃儿就在前面撵狗，生怕杨货郎吃亏。

杨货郎一天要走三四十里路，春夏秋冬，天晴落雨，雷打不脱，靠的是一副肩膀，一双铁脚。每到夕阳西下，担子里的货少了，重量也轻了，心情也愉快了。看见田里还弓起背栽秧的村民，先打一个招呼，然后就放开嗓子唱了起来：“大田栽秧行对行，么妹在家补衣裳，不是么妹不栽秧，只等阿哥来圆房……”

歌声妖娆，野性，充满了山野的味道，也充满了原始的高亢与张力……